國府還都後首次紀念週

蔣主席親臨致訓詞

對當前軍政黨務有所指示
勗勉各同志善盡建國責任

【南京六日中央社電】國府還都後之首次中樞紀念週，於六日上午九時，在國府大禮堂舉行，蔣主席親臨主持，出席中央各院部會長以及工作人員共數百人，居正，宋子文，孫科，吳鐵城，翁文灝，何應欽，陳立夫，王世杰，甘乃光，狄膺，邵力子，吳鼎昌，陳誠，朱家驊，張厲生，潘公展，張道藩，吳國楨等三百餘人。蔣主席領導行禮後，即席致詞，首述還都以後，一切事情，均應依照中央預定計劃，積極推行。關於經濟政治軍事方面，尤宜特別努力，最高經濟委員會工作，應於十日內加緊推進。政治方面，關於國民大會之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同意之決議，軍事方面，第一期整編計劃，已於上月底完成，惟以後當須積極補充與訓練，以上數點，盼各負責方面確實依照計劃推行。主席最後稱：黨務工作，因還都關係，致二中全會決議案，多尚未實行，今各機關均已還都，希望黨部負責同志，及各中央常委，應加緊檢討決議各案，及研定計劃，從速實施。黨務之發展與否，關係吾人革命之成敗，切盼各同志加倍努力，以擔負建國使命。辭畢，主席領導全體宣讀黨員守則，九時二十分禮成。

首都歡迎國府還都頌詞

【南京五日中央社電】首都市民慶祝國府還都大會，於今日大會後，恭迎國府還都頌詞一份，呈由蔣主席轉呈，係由盧冀野撰擬，頌詞全文如后：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國民政府主席蔣公，凱旋還都，歡聲雷動……」[illegible]

印度黨爭仍然各不相讓

西姆拉會議前途黯淡

眞納坦率告記者會談未可樂觀

【西姆拉五日中央社路透電】官方宣佈：西姆拉會議本日討論全印聯邦中心之問題。

[illegible]

褚逆民誼之妻 代夫申請覆判

【蘇州五日中央社電】[illegible]

社論

饑溺為懷 痌瘝在抱

戰後湖南，瘡痍滿目，餓莩盈野，粵漢湘桂沿線地區，創鉅痛深，入春以來，一般災胞，掘十果腹，拔草充飢，荒象更為慘重，嵩目時艱，真是「萬事莫如救災急」！所以王主席下車伊始，審察當前情勢，即於施政綱領內，揭櫫「安定民生，以賑救饑荒為第一」！并於就任未及一週，政務紛繁，萬端待理之際，即偕同救濟分署姚副署長霽懷，社會處劉處長脩如等，出發湘南災區巡視，足徵饑溺為懷，痌瘝在抱！而其富於責任感，踐履篤實的「實幹」精神，更令人感佩！

在倭寇企圖打通粵漢湘桂兩路，藉以所謂「大東亞運輸系統」，大舉南犯之際，首當鋒所指，村落為墟，生靈塗炭！迄至抗戰勝利，重返家園，猶徒四壁，室如懸磬，既無耕牛，又無種籽，所以時屆春深，尚無法開始春耕，正坐困愁城，莫知所措！且無時不在饑餓線上掙扎，遭受死神的嚴重威脅！今幸王主席關心民瘼，出巡災區，必有「奚我後，後來其蘇」之感，衛情變勢，想必從他們飽經憂患的面孔上，發生出下列各種熱烈的希望！

第一，近幾日來，據各縣詳賑代表的報告，我們災區，或因而潰染病疫，或終日無以自飽，風宿露，食草吞土之餘，後的湖南，已有不少的災胞，相繼走上了死亡之路！目前正向着這一條死亡之路走的，亦大不乏人，死者已矣，生者何辜？王主席這一次南巡，當然，首在挽救這一批走向死亡路上的災黎，而這一批走向死亡路上的災胞，第一大希望，就是如何運來大批的米糧和大批的麥粉，以挽救他們垂死的生命？

其次，大湖以南的廣闊田疇，早為東風吹綠，經霖雨的潤濕，正宜春耕的工作，但是大多數的農民，尚未開始春耕，這原因，就是前面所說的，既無耕牛，又無種子，同時，缺乏各種農具，所以湘南各縣大批的農民，對王主席這一次偕救濟分署姚副署長霽懷南巡的次要希望，就是如何使他們有耕牛？如何使他們有種籽？如何使他們有農具？更如何使他們獲得大批的農貸？

再次，八年抗戰，勝利結束，全中國人民都陶醉在狂歡的氛氣中，但亦有無數的青年和兒童，及其他有知識、有能力的壯齡男女，卻感受了失學失業的痛苦。因此，王主席這一次南巡，劉處長修如，姚副署長霽懷等偕行，有的會希望政府及救濟當局能舉辦很多大規模的工廠，及其他各種公共工程；有的會希望政府能予鄉村中的教育文化事業以迅速而有效的救濟，使他們有工可做，有書可讀！

以上三項，在我們的臆斷中，應該是湘南各縣人民的普遍希望，而王主席這一次偕姚副署長霽懷，劉處長修如出巡，亦必能的察實情，分別緩急，以滿足他們這一種願望。同時，湖南的災情，可以說是全面的，王主席這一次看到了湘南各縣的受災實況，必能舉一反三，默察其他各縣災情的同樣慘重，而予以同樣的救濟，我們謹於此為湘南各縣災民祝福！更為全省災民祝福。

美參院著手調查 洩露雷達秘密案

【華盛頓五日中央社專電】參院司法小組[illegible]

全國商聯會 昨在南京閉幕

推定主席團通過致敬電

【南京六日中央社電】中華民國商會聯合會籌備會，六日在首都[illegible]

中宣部在京 首次招待記者

吳部長等人出席主持

【南京五日中央社電】國府還都後，中宣部舉辦之外籍記者招待會，於八日舉行首次招待會[illegible]

日新閣可望組成

幣原拉請片山出面領導
日新憲法報界極表贊同

【東京五日中央社專電】幣原已請社會民主黨書記長片山哲領導組閣[illegible]

中英友情交流

孫總理紀念碑揭幕禮

【倫敦五日中央社專電】孫總理紀念碑，本日[illegible]

法選民投票結果 否決新憲草案

國民不滿左翼黨派措施

【巴黎六日中央社合眾電】法國今日一百餘萬選民投票[illegible]

預防中國牛瘟

△聯總將運疫苗來滬

【紐約五日中央社合眾電】聯總宣佈：[illegible]

英·澳·紐合組 南洋區域委會

調協帝國經濟之發展

【倫敦四日中央社專電】[illegible]

政府決將國民大會 延至秋涼後舉行

抵京代表不滿意此項決定
蔣主席今日招待國大代表

【南京六日中央社電】蔣主席定七日下午四時在勵志社舉行茶會，招待在京之國大代表。

【南京六日中央社電】國民大會將延至「涼爽時舉行」，國大籌備會主席邵力子，今日下午三時在招待來京國大代表席上正式宣佈此訊，邵氏并稱，籌委會已決定自今日起，對在京代表繼續招待十天，並予此十日內協助各代表解決交通問題，以便暫時各回原籍。[illegible]

豫北共軍積極備戰

並準備鐮刀企圖搶割麥子
膠東共軍驅良民武裝共產

【開封五日中央社電】[illegible]

輿論指責下 廣州米價下跌

【廣州五日中央社電】本市米價飛漲[illegible]

軍調部整軍人員 將在平展開工作

【北平六日中央社電】軍調部整軍處[illegible]

美國人神經過敏 認新戰爭將發生
名政論家李普曼作如是看 民意測驗有十分之七相信

〔紐約五日中央社專電〕美前鋒論壇報本日刊載名政論家李普曼論文……

安理會定明日開會 伊境蘇軍全部撤出
但伊內戰危機則更爲嚴重

同情自在人心
各方紛紛捐款救濟湘災 救災會更名災荒急救會

義南疆界問題 美蘇間仍無協議
外長會議會談正式恢復

甘霖普降
邵災象稍紓

加緊治螟
本省正進行中

救濟茶農

金遠詢招待記者 報告肅奸概況
工作五個月辦案七八六件

省垣各界舉行 擴大紀念週
張主委報告國大期望

九如公司
勞資糾紛

蕭教育長張行長 昨日分別視事
巴壹天繼任省府主祕

飢溺爲懷。痌瘝在抱 王主席赴湘南勘災
行前並手令警處肅清匪患 李廳長梁師長昨聯袂抵長

中央週刊
長分社遷址

青年團湖南支團 定期舉行代表大會
各縣報到代表已有四十餘人

奏凱劇團
定期義演助賑

益陽茶陵新田 均派代表請賑

傳義王將退位
此舉將增加王室信仰

省府派丘良任氏 繼任本報社長
吳社長請辭獲准

省立一師 校友會改選

經濟

昨日行情

◇糧食 ◇油鹽 ◇煤炭 ◇百貨 ◇花紗 ◇布疋 ◇金銀

▲糧食 ▲金銀 ▲油鹽

國民公園

新九四期

存稿

默語之十　智

我走過的去看他。

他很忙，拉拉手從抽屜裏掏出兩本厚厚貼念的貼照簿來。

——你先瞧瞧吧，這是我的寶貝。

這年頭可看厭了那小二寸的「照片」，他這兩本磚頭似地「寶貝」，我像陷進了一次影展的會場。

從他所採用的透明膠角，和每一片的調和的配置看，我知道他一定是花過些時間在這上邊的。

我愛看人物，特別是許許的或乖巧的小孩。風景片除非創作，不然，商店的廣告似地，多俗氣呢！

他忙完了，給一根烟，拍我一下：

——快就要擺酒玩寫，這是前幾天好容易從淪陷區三年的家裏翻出來的。

☆　☆　☆　☆

在辦公的時候，他們玩紙環。

好些人，年輕的，年老的，一個掉出一本簿：裏面「接收物資」裝釘的，或是給軍砂紙做糊改裝的。

以顏色，以地域，以價值，以形式，分類的標準，自然是完全的主觀。

有的在那樣寶貴圖再加紙簽，有的在那紙上面畫蓄層包過香烟盒的玻璃紙。

他們興奮地談着那些的故事，他們給快樂融着在那裏下。

☆　☆　☆　☆

我沒有歡片，我也沒有「發西康」，而且，我又沒有收集郵票的耐心和空閒。

可是，我也有幾冊磚頭似地冊子：那是存稿。

不久以前，我剪到一位有着很人的地位的政治家的講演，他說：

——我們天天吃大菜，跳舞，日久便賦了，那時候便愛賦文藝來調劑調劑。

我沒有讀過很多的政治學或文藝理論方面的書，我不懂得這有着很人地位的政治家的講演，是否庸俗？不過，我雖沒有天天跳舞吃大菜，十多年來，卻個真是時時地着讀着文藝的調劑調劑。

我也曾偶然看到為不少人推荐過的書，它們給文藝估價得太高。高到讓我聽了就好像聽天國裏的樂音一樣。

我雖從去盡斂那些書者的雋活，我只能如一個草原內牧者，翹望着光明的歸方，高唱他自己的歌，也唱給他自己去聽。

奏凱歸來

李名英

張勇是生長在著名的張家莊，他有一副魁梧的身材，紫黑的面皮，篤實的頭腦，據他父親說：生他的時候，夢見一隻老虎入家，所以不斷佳兆，將來的出息是正不可限量，故特別拜請他們族中充老張老爺，替他取了這一個大名——勇。這個意思即是其勇如虎之謎。

張勇的父親，是一個辛苦的農人，他有三個兒子，張勇是最小的一個，爲了家境的窮苦，這個老農人時常對人像驕滑臉：可惜勇兒是生長在我們這種窮家庭，不然的話，到張老爺的門下讀了幾四年書，將來怕不是一個和勇變合爲名將，你看！明明是夢虎入室而生。

張勇的誕生，既有一般如此的淵源，所以他也時常抄過時而起，七七事變後生了，全國的每一個角落，都陷入了嚴肅與緊張中，鄉政府的命令，老早就下到了鄉公所，而鄉公所亦有命令飭各保甲長，凡抄家有子在三人以上者，必抽一丁，張勇抽了這個消息很高興，他對着妻子說：我的際遇來了，將來一刀一槍，立下了許多汗馬功勞，怕不封官拜爵，你看！薛仁貴就是當兵頭官出身的，他終於丟了平遼王，何況我還有夢虎入室的預兆呢？妻子點首着說：願你有如此的一天，或許我着祖宗的護佑，我也能夠得一個一品夫人。張勇的名字，被鎔到了保命的花名冊上，一個清靜可愛的早晨，張勇背着包裹，叮嚀地囑付他的妻子，安心等待榮歸的一天；同時，拜別了他的父親，兄長，不免個受了一些諄諄的教訓，他邁大踏步的走上了征途。

張勇是已經入伍了，在一個後方的城市，他開始受着新兵的訓練，每天在操場上立正，稍息，一二一的忙個不休，他是一個標準的軍人，有強健的體格，飽滿的精神，和服從的天性，不錯，軍人是以服從爲天職，有是對官長不些人，在背地裏，不是說官兒有些態官，就是要屬長喜歡打人，操場的動作本來是很嚴格的，假使報數錯了，使你向左轉你換打，假便你向右轉你不留留，張勇可說了也要換打爲的一個，是最常換打爲的一個，但他從沒有人瞧見他背地裏說過官長一句官話。

在那過了六個月的嚴格訓練以後，張勇被調上了前線，本來他是渴望着槍林彈雨的生活，可是這次被調到前線來尖，偏生又有敵怕起來，看到前線一個個折手斷脚的傷兵抬回來，不禁爲之戰慄，但他絕對是服從命令的，所以終於走上了前線，砲彈從他的耳朵上飛走，咆哮，在陣後雄壯地吹着衝鋒號，一個個殺呀！一聲吶喊，他跟着一個個衝鋒了，越過了一條溝，山嶺，他是跨過了一個深溝，槍彈密密地在追擊中，機關槍，左邊的同志倒在血泊裏了，他忽左忽右的身，血在土堆的後面，一忙閃身在土裏，彈丸掃過，右邊的同志又仰臥在沙場了，飛機在頂上飛嘯，轟隆！！那邊的房屋倒塌了，他只知道瞄準的射擊，一切，他忘記了一切，只知道瞄準，猛然他覺得有點痛楚，他的腿上已着上了一彈，血如泉水般的湧出，他慢慢地爬出了戰陣，越過一道道的防線，後面的救護隊來了，他被抬進了醫院，他呻吟！長嘆！他想起了年高的父親，想起了嬌柔的妻子，淚水一串串的滴着！

他在醫院裏養住了半年，——苦悶中的半年，他的傷口已經平復了，於是又走到原來的隊伍，又跑上了前線作戰，仍然過着槍林彈雨的生活，流血，死亡……他目睹着這慘酷的一幕，習習地他習慣了，他不胆怯，更不畏縮，他以爲生死由命，從東戰場走到南戰場，從西戰場走到北戰場，他長征了數萬里，在幾年炮火中生活，由於他的勇敢，誠實，和受服從，深深地得到了官長的歡心：由二等兵升到了上等兵，進而升到了中士班長，在這時，他忘記了家庭，忘記了妻子，忘記了父親，他只知道戰鬥，立下了汗馬功勞，好封官拜爵……

殊不知張家莊的人們，遞來給下了一個謠言，說張勇是埋骨沙場了，並且還有些人親自看見了救護人員從C地火線上抬回來的時候，在一條路邊埋下了一座坟堆，一塊木牌，明明地寫着張勇兩個字，這不禁給張勇的父親，妻子，帶來了一個晴天霹靂，他的父親就在這意外的悲哀下死了，張勇的妻子嗚呼哀哉的很，勇的妻子終於傷心的哭了，有一個很好的年紀，說是有兩個哥哥，你還年輕，何必守苦呢？我不忍你一個人守死了，還是擇一個相當的人，於也似乎顯示了一切幻滅了，嫁嘆那駭人的噩耗……——封官拜爵，一品夫人……於是她又做了另外一個人的妻子，張勇的哥兒長，便平分擔一分家產，並且在他先人的靈側加立了一個牌位。

當敵機在東京投出了乞降的哀鳴，於是爲國邦獲得了全面的偉大的勝利，使在一片凱歌聲中，他們回到了他們用血爲爭來的祖國的領土，張勇雖沒有如夢得官拜爵，但他卻也當了班長，他也夠管轄十餘個人，他知道這「長」字是很不容易來的，他想「軍長」、「師長」，「班長」，不都是共着一個長字嗎？他一陣的高興，覺得很榮耀，也不負夢虎入室的徵兆，於是他要回家去看看父親，安慰一下妻子，以表在族中顯耀！顯耀！他帶着熱烈，緊張，興奮的心情回到了家，他看見堂前兩個牌位，不禁一跳，仔細一看，一個是父親的，一個是自己的，他也不加辨別，就在父親的靈前哭了起來，這一哭不打緊，驚動了房子裏面的兩個兄長走出來一看，原來是張勇沒曾死，並且是全副武裝的回來了，不禁驚恐交集！鄰居聽說張勇回來了，都走來觀看，大家都說他們佩服！父親死了，妻子嫁了，唉……張勇止住了眼淚向大家打招呼，問他的兄長，父親是什麼時候死的？爲甚麼立了他的靈位？妻子爲何不見？他兩個兄長也哽咽不成聲的說着：父……父親是去……去年死的，妻子……你陣亡，說你……便嫁了，張勇一陣心痛，倒在地下了，鄰居等把他救了醒來，他軟弱無力地坐在椅上，呆呆的望着父親的靈位，心裏想着：假使父親不曾死的話，看見我回來了，那麼他歡喜！妻子也或許不知何等的歡喜，唉！如今……他抬頭向着天宙，心裏充滿着茫然的碧空，流漾的無限的悵惘與空虛！

一九四六，四月於廣益。

武侯祠堂

歸人

在成都，你只要告訴任何一個人力車夫，要他拉到「武侯祠」，不會有一點問題，本來，武侯（諸葛亮）的名字，在中國社會裏太深入人心，在四川一般人對於武侯更是崇拜，加以「武侯祠」在成都算是一個名勝古跡，向來爲古來文人所稱揚！

我一到成都，就想和杜工部「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那首詩，朋友告訴我「武侯祠」是值得去看看的，我自然更不肯放過。

是一個陰霾的好天，成都顯得更沉靜，我獨自慢慢的步出南門，不多遠就是有宮殿式洋房建築的大學區——華西壩，柳枝低垂，江南景似的，但是在這裏，人看了一點不失疏落，我喜歡華西壩，因爲華西壩有時看到一些整潔的神父，有時看到一些外籍教授依偎着佳人自得的排排走去，在這樣恰恰身在世外，就是一個會發歡歡步的情景，就是一個人歡歡步的在廣大的草坪上，俯仰宗青天碧草如茵，也大有胸懷朗爽之感。

從華西壩到「武侯祠」，還有三四里路，這二個地方表示出兩種不同的情調：華西壩是在外國人的財力下建築起來的，「武侯祠」卻是中國式的廟宇，足以代表中國了一個「典型」。我到了「武侯祠」大門，我快如到了一個高大的熟悉的古廟，門口擺着小攤的攤子，門口香燭，古錢，東西，珠寶，佛像，從門口去是一條寬廣的路，兩排列着疏疏的樹，開約十丈至禪堂大殿，殿宇雖不甚宏偉，但瞻情景，中國有名的廟宇都是如此。

「武侯祠」並不是杭州岳墳般的使人生無限沉寂之感，可是四周的顏使人有左右偏殿，大殿兩旁，偏殿上塑着關公張飛的像，大殿上是昭烈帝像，氣概也很雄壯的北地王劉諶，他獨不見阿斗劉禪，可見亡國君主降敵是人人看不起的，阿斗下有知，不知是不是深悔當年的狂妄。

我想看到顯赫奇榮，看見「武侯殿」，來見森森柏樹，從大殿的背門跨出，才了「錦官城外柏森森」並不是欺人的，武侯祠的大殿也是一所大殿，前面古柏挺立，高可十丈，太陽從上面照下，差不多全被這些柏葉擋住了，只在直枝當住了點綴，可是在高大的柏樹下，仍是有點森嚴之氣。我到武侯祠最疏疏淡淡的，我所見武侯殿上，我所見諸葛亮和一般所扮像相彷的，綸巾，沒有什麼特別，離開武侯祠約二百步，是新建的劉湘墓，富麗堂皇。

憶

宋濂揚

當我照例的拿起口琴吹奏完了「藍色的多瑙河」後，窗外的空氣變得異常地靜謐，大地上一切沉默了，停止了一樣，心靈上也覺到一陣的悵惘，這陣淒茫的，熟悉的聲音似乎又在我的耳邊響起：「啊！這音樂多麼美啊，醉人的，我陶醉了：帶我到一個幻夢之鄉！——美麗的天堂！」這聲音太輕盈，似乎要溜；我底神經緊張了起來，我底血在沸騰，手、脚、身子都在顫抖着，一瞬一地一聲，口琴掉在地上，我頓時又發覺了：來了，之後，四週還是靜靜的，窗外的落葉還在一片一片的飄落，情景是那樣淒慘，引起了我的哀傷，於是，我乃呆呆地倚在窗欄上，凝視着！

……於是我沉入過去的回憶裏……

她是一個那麼熟的倩影，高高的個子，長又削瘦的臉龐，不時露出和藹的笑容，令人可親的性情也就像他的臉，溫靜的很，大眼睛！常常凝視着天而沉思：「幻想將帶她到天堂。」

好當天晴的日子，她老是求我吹奏一曲所愛好的曲子，悲多芬的「藍色的多瑙河」，興奮的說：「啊！這音樂，偏例在奏完之後，多麼美啊！醉人的……使我陶醉，帶我到一個幻夢之鄉——美麗的天堂！」她是愛好音樂的人，我有了個知音的友人，我真幸福極了！然而，在幸福到極頂的時候，卻要崩出一個陰森的下午，悲傷來了，我照例地奏完了「藍色的多瑙河」，我看他，他病倒了，生平的精力，結果，他以疲倦的態度，以熱烈的掌聲，可是這陣劇動使他臉上咳嗽來，一旁的我驚受極了，驀地，他的臉色發白，「白」還不靜的色彩，我的心弦在顫動：他的大眼睛獃獃地瞪着，斯底有些異樣，他的臉表有一絲表情，像是一具石膏像的呆板，他的嘴唇蒼白又輕，像是在夢話，我的心頭抹上了一層恐怖的灰色！忽然，他瘋狂般地驚叫起來，最後的剎那間，與生存鬥爭着，於是，我顫抖的手，拿起了琴，輕輕地吹奏……他也隨着悠揚的琴聲音入他幻想久的天堂去了，是幸福的，阿門！西風吹着落葉，我緩慢地閉上了我的回憶之門。

追念的舊是知音者的酒杯，剩倩影。

（一九四六，改寫作）